





原件短缺

缺：1~2页

勸忍百箴

予讀唐史見高宗幸張公藝家問其九  
世不亂之狀書忍字百餘以對於是興  
感嗟乎人為血氣所使至於凶于而國  
害於而家何限昔成王之命君陳曰必  
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孔子曰小  
不忍則亂大謀於孫豹之憾季孫其御  
者曰魯以相忍為國趙襄子曰以能忍



耻庶毒害趙宗乎馭吏醉汙丞相車茵  
當片兩吉曰西曹第忍之物砒家訓曰  
肥家以忍順杜牧之遣興詩曰忍過事  
堪喜司空圖曰忍字敵灾星說苑蕞談  
云能忍恥者安能忍辱者存呂存心  
云忍二字古之格言學者可以詳思  
而致方然則忍之一字自宰相至於士  
庶人皆當以此為藥石予自壯至老以  
賤且貧故受侮於人屢矣復思前哲有  
德量自隱忍中大之語益自勉勵逆來  
順受不與物競曰作勸忍百歲顧與天  
下共之每歲皆事為之句入經出穴各  
有考按公卿大夫四民十等家置一本  
朝夕看閱亦足少補德量之萬一毋忽  
幸甚時至大三年良月吉旦四明梓碧  
山人許名奎敘

萬曆甲申仲春吉日總提督

宮內教書

御用監掌印司禮監太監烈誠重刊

考註凡例

一各箴所著事蹟單出於一書者即於本書摘其事  
實註之直云見某書若雜出互見於各書者先主  
之於經史經史畧而不詳者叅之於傳記心集合  
而足之各開見某書并某傳

一音訓反切字樣悉依原傳註釋叅之於許氏說文  
缺者補之

一經史辭義簡與難曉者就取原註擊於下每開  
註云或用原註人已意斷者仍標其人姓氏如云  
程子朱子言曰之類

一各箴槩言其事不指歸於一人者乃采取古今名物言行於其事義有相合而切當者引比而證之皆云如某者或有為本箴事義張本繳詰之辭者稍以已意貼之

勸忍百箴目錄

卷第一

言之忍第一

氣之忍第二

色之忍第三

酒之忍第四

聲之忍第五

食之忍第六

樂之忍第七

權之忍第八

勢之忍第九

貧之忍第十

富之忍第十一

賤之忍第十二

貴之忍第十三

寵之忍第十四

辱之忍第十五

安之忍第十六

危之忍第十七

忠之忍第十八

孝之忍第十九

仁之忍第二十

義之忍第二十一

禮之忍第二十二

智之忍第二十三

信之忍第二十四

喜之忍第二十五

卷第二

怒之忍第二十六

疾之忍第二十七

變之忍第二十八

侮之忍第二十九

謗之忍第三十

譽之忍第三十一

諂之忍第三十二

突之忍第三十三

妬之忍第三十四

忽之忍第三十五

忤之忍第三十六

讎之忍第三十七

爭之忍第三十八

欺之忍第三十九

淫之忍第四十

懼之忍第四十一

好之忍第四十二

惡之忍第四十三

勞之忍第四十四

苦之忍第四十五

儉之忍第四十六

貪之忍第四十七

躁之忍第四十八

虐之忍第四十九

卷第三

驕之忍第五十

矜之忍第五十一

侈之忍第五十二

勇之忍第五十三

直之忍第五十四

急之忍第五十五

死之忍第五十六

生之忍第五十七

滿之忍第五十八

快之忍第五十九

取之忍第六十

與之忍第六十一

乞之忍第六十二

求之忍第六十三

失之忍第六十四

利害忍第六十五

頑嚙忍第六十六

不平忍第六十七

不滿忍第六十八

聽讒忍第六十九

無益忍第七十

苛察忍第七十一

屠殺忍第七十二

禍福忍第七十三

苟祿忍第七十四

躁進忍第七十五

卷第四

特立忍第七十六

勇退忍第七十七

挫折忍第七十八

不遇忍第七十九

才技忍第八十

小節忍第八十一

隨時忍第八十二

背義忍第八十三

事君忍第八十四

事師忍第八十五

同寅忍第八十六

為士忍第八十七



為農忍第八十八 為工忍第八十九

為商忍第九十 父子忍第九十一

兄弟忍第九十二 夫婦忍第九十三

賓主忍第九十四 奴婢忍第九十五

交友忍第九十六 年少忍第九十七

將帥忍第九十八 宰相忍第九十九

好學忍第一百

勸忍百歲目錄終

勸忍百歲考註卷第一

四明梓碧山人許名奎 著

上竺前堂芳林釋覺澂 考註

言之忍第一

恂恂便便侃侃聞聞忠信篤敬益書諸紳訥為君子寡為吉人

恂恂信實也便便明辯也侃侃剛直也聞聞和悅而  
諍也此魯論記孔子處鄉黨則恂恂然而信實猶謙卑  
遜順似不能言者在宗廟朝廷則便便言而明辯

與下大夫言則侃侃然而剛直與上大夫言則誾誾然和悅而諍也○畫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重厚深沉之謂篤主一無適之謂敬此子張問行而夫子荅之如此謂人凡口出言必蓋已而有實則無詖淫邪遁之辭凡身所行必篤厚而恭敬則無放僻邪侈之為能如此則雖至遠亦可行不然則雖至近亦不可行而子張膺服夫子之言特書諸大帶之垂曰紳者欲其常接乎目每警乎心而不至於忘忽也○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訥遲鈍也○易繫辭曰吉人之辭寡

○晉王獻之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獻

之唯寒暄而矣既出或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少

言者佳吉人之辭寡也見獻之傳

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口三五之門禍由此來

易繫辭上孔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階猶

梯也謂漸漸致亂也故蔡氏曰人之招禍惟言為甚

○國語晉大夫郭偃曰且夫口三五之門是以讓口

之亂也不過三五註云口所以記三辰直五行也○

傳子口銘曰神以感通心由口宣福生有兆禍來有

端又文中子曰禍莫大於多言

書有起羞之戒詩有出言之悔天有卷舌之星人有緘

口之銘

書說命上。唯口起羞。謂言出於口。不合於義。適足以取羞辱也。此傳說進斯言。以戒高宗也。○詩有出言之悔。即下文斯言之玷不可為是也。○晉天文志。卷舌六星在昴北。主口語。以知讒佞也。○家語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勿謂何害。其禍將大。文多不備。白珪之玷尚可磨。斯言之玷不可為。齒頰一動。千駟莫追。意可不忍歟。意於其切。

詩大雅抑之篇。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註云。白珪。白玉之珪也。諸侯執此以為瑞節也。玷。缺也。蓋玉之玷缺。尚可磨鑿使平。言語一失。莫能救之。其深戒言語謹之如此。此蓋衛武公作此詩。使人日誦其側。以自警也。○齒。口骨也。頰。面旁也。凡口出言。必由是動。而後出焉。駟。四馬也。謂言出於口。則千駟之多馬。弗能追及之也。故說苑叢談篇云。口者關也。舌者機也。一言而非。駟馬莫追。一言而急。駟馬弗及。一言而適。可以却敵。一言而得。可以保國。噫。痛恨聲也。痛恨言之一失。則弗能追救補過也。後言噫。

者皆做此

氣之忍第二

燥萬物者莫燠乎火。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風與火值。扇炎起凶。

易說卦曰。燥萬物者莫燠乎火。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乾也。撓出也。又曰。風自火出。蓋巽為木。為風。其究為躁卦。謂木能生火。兼以風扇。入位東南。為震雷鼓動。以為決躁不安常之象。故曰。扇炎起凶。

氣動其心。亦蹶亦趨。為風為火。如鞞鼓鑪。養之則為君子。暴之則為匹夫。鞞蒲拜切

孟子荅公孫丑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謂壹者專壹也。動者感動也。蹶者顛躓也。趨者奔走也。凡人顛躓趨走者。則氣專在是。而反引動其心者也。鞞。皮囊鼓風之器也。鑪。火函也。按心屬火。氣象風。謂人若不存養浩然之氣。而暴之褊躁之氣。至於顛走引動其心。正猶皮鞞鼓風於火函也。孟子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又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暴者粗厲也。剛者之過也。此孟子荅公孫丑論養氣之要。謂能養我浩然盛大流行之氣。則能配夫道義。動則義禮之勇。乃為君子。若失養。

動則釐暴之氣。乃為血氣之勇。堪敵一人。目為匹夫者也。○白虎通論。匹夫者。庶人之稱也。匹者。匹偶也。與其妻為偶。陰陽相成之義也。

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意可不忍歟。

子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此魯論記孔子答樊遲問辯惑之辭也。忿怒也。謂人之怒氣所發。易為突兀而橫肆。若不抑而忍之。而率意妄行。必遭刑戮本身。貽累其親。非惑而何。惑者。迷疑也。故朱子曰。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辯惑而懲忿矣。亦孟子所謂好勇鬪狠。以危父母是也。

### 色之忍第三

桀之亡以妹喜。幽之滅以褒姒。妹音末。褒博毛切。

新序云。桀之亡也。以妹喜。幽王之亡也。以褒姒。○桀夏君也。伐有施氏。有施氏以女妹喜。女焉。有寵。所言皆從。為瓊宮瑤臺。殫竭民財。凶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妹喜以為樂。國人大崩。湯乃來伐。桀放南巢而死。此蓋桀從妹喜所欲而妄為。以致人心離叛。國滅身亡。牛飲者。如牛飲水也。○幽周幽王也。褒。地名。幽王時。褒人有罪。入是女於王。號

為褒姒。王嬖幸之。姒不好笑。王說以萬方。故不笑。古者王與諸侯約。寇至則舉烽火以招援兵。乃無故舉火。諸侯悉至。無寇。褒姒大笑。後申侯為幽王寵。褒姒廢。申后及太子宜臼故。乃招犬戎攻王。王乃舉火徵兵。皆不至。犬戎殺王。驪山之下。故小雅正月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是時幽王雖亡。而太子宜臼立為平王。詩人言滅之者。謂文武之道於是蕩盡矣。

晉之亂以驪姬。吳之禍以西施。驪郎奚切

春秋晉獻公伐驪戎。獲驪女。以為驪姬。公甚寵嬖之。乃為所惑。諸太子申生及公子重耳。夷吾。而申生縊

死。二公子出奔。乃立驪姬所生子奚齊為太子。左傳僖公九年九月。獻公卒。奚齊即位。本年冬十月。為大夫里克所殺。又立姬之次子。早子為君。復為里克所殺。出奔在外。公子夷吾。以河外五城。路秦穆公。得入立為惠公。又背秦。不與地。秦怒。十五年來伐。執惠公歸秦。既而釋之。二十三年。惠公卒。子圉立為懷公。二十四年。公子重耳入耳。殺懷公於高梁。而自立為文公。遂霸。蓋晉國五世大亂。皆由驪姬。蠱惑。啓釁而然。故云。晉之亂。以驪姬。○史記吳破越。棲越王於會稽。越進西施。請退軍。吳王許之。王得西施。多遊姑蘇臺。子

胥諫曰。臣恐姑蘇不久為麋鹿之遊。王不聽。吳越春秋。越王使相者求美女於國中。得之苧羅山鬻薪之女。西施鄭旦家。飾以羅縠。教以行步。三年學成。而獻吳王。左傳。哀公二十年。越伐吳。二十二年。吳遂滅。蓋吳之滅亡之禍。皆由聽納西施之故。以自取焉。故曰。吳之禍。以西施。備詳利害。恐

漢成溺以飛燕。披香有禍。水之譏。

漢成帝過河陽公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中。寵幸之。號溫柔鄉。曰。吾終老是鄉矣。飛燕妹曰合德。鴻嘉三年。召入為婕妤。姿性尤濃粹。左右見之。皆嘖

嘖。嗟賞。時有披香殿學士淳方成。在帝後。唾曰。此禍

水滅火必矣。

蓋漢以火德。王天下也。

時飛燕合德俱

為婕妤。貴傾後宮。譖廢訐后。綏和二年。帝崩。而素無病。昏夜平善。向晨欲起。不能言而崩。民間諠譁。皆歸罪於趙昭儀。時趙后女弟絕。幸為昭儀也。叙傳曰。飛燕之妖禍。成厥妹。見外戚傳。并綱目。鑑河陽。一作陽阿。唐祚中絕於昭儀。天寶召冠於貴妃。

唐武后。荊州都督武士彠

央入

之女。太原人。年十四

歲。太宗聞其美。召入宮中。為才人。時天下曲名武媚娘。已成其識。出為尼。時年二十四。其後高宗幸寺。見

而悅之。納入宮中為昭儀。昭顯威儀。遂立為后。高宗崩。太子立為中宗。后廢中宗為廬陵王。自稱制。為則天皇后。改唐為周。殺唐宗室將盡。年八十而殂。中宗得復國於斯之際。唐之國祚。因武氏致危殆。將絕而復振。故云。中絕於昭儀。○唐玄宗。天寶四載。以故蜀州司戶楊玄琰女太真為貴妃。專寵。以胡人安祿山為養兒。以錦綉為大襖。使人綵輿舁之。上聞歡笑。問故。左右以貴妃沈祿兒對。上賜妃浴兒金錢其厚。盡歡而罷。自是出入宮掖。通宵不出。上亦不疑。後出祿山為營州都督。兼范陽節度使。天寶十四載。祿山反。寇擾中國。遂陷長安。玄宗幸蜀。至馬嵬驛。將士饑疲。皆憤怒。殺楊國忠等。貴妃縊死。此際中國之亂。蓋由貴妃。况比祿山之寵。而啟將來之變。豈不謂貴妃所召者乎。故云。

陳侯宣淫於夏氏之室。宋督自逆於孔父之妻。敗國亡家之事。常與女色以相隨。父音甫

左傳宣公九年。陳靈公與二卿孔寧儀行父通於大夫御尗之妻。夏姬皆衷其相服。以戲于朝。謂壞夏姬近身之衣。戲笑于朝也。大夫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

無効焉。二卿怒。遂殺洩冶。明年靈公與孔寧儀行父



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徵舒，姬之子。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馬廐射殺之。○左傳桓公元年：宋太宰華父督見孔父嘉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二年春，督殺孔父嘉而奪其妻。宋殤公怒督，督懼，遂弑殤公。後莊公十二年，督為南宮萬殺之。故指前世或傾敗其國，或亡失身家者，多有隨女色而致之也。故白樂天題古塚狐有云：褒姒之色善蠱惑，能喪人家，覆人國。伐性斤斧，螻首蛾眉，毒藥猛獸，越女齊姬，枚生此言，可為世師。噫，可不忍歎。

西漢枚乘字叔，作七發曰：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又曰：越女侍前，齊姬奉後，往來游醪，縱恣于曲房隱間之中。此甘食之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七發者，說七事以起楚太子也。見文選。○蘇軾撰韓子廟碑云：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而枚生之為言，亦猶是也。故方諸云耳。

#### 酒之惡第四

禹惡旨酒，儀狄見醜。周誥剛制，群飲必誅。惡去聲。禹本紀：古有醴酪。禹時有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踈儀狄。○書酒誥曰：汝

剛制于酒。厥或有告群飲。汝勿佚。盡拘執于周。予其殺。此周成王告康叔曰。汝當剛制其縱酒之失。其或有人告於汝。有群聚飲酒之人。汝必當擒捕。勿令逸。逸。盡拘執歸于周家。我即殺之。佚與逸同。

窟室夜飲。殺鄭大夫。勿誇鯨吸。甘為酒徒。

窟苦骨切

左傳襄公三十年。鄭伯有嗜酒。為窟室而夜飲。伯有。

鄭大夫也。窟室者。掘地為窟。築室其中。為長夜之飲。

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知之後。駟帶帥國人以伐之。死於羊肆。子產枕股而哭。歛而殯。諸子皙。駟帶。同宗人也。皆鄭大夫也。雍。梁。

地名。子產公孫僑也。羊肆。市也。

○杜甫飲中八仙歌

云。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鯨。莊子云。海中大魚也。大者長數千里。唐李適之。玄宗朝為左相。每日興起飲酒。費用萬錢。貫酒飲若海中鯨魚。吸納百川之廣也。○史漢高陽人酈食其。謁沛公於軍門曰。吾高陽酒徒。非儒人。公遂延入。○此亦戒人勿以鯨。忍之誇。乃為酒徒為警也。

布爛覆甌。箴規凜然。糟肉堪久。狂夫之言。

甌。薄口切。在

罌也。說文小缶。盛酒器也。

晉孔群字敬林。性嗜酒。王導戒之曰。卿恒飲。不見酒。

家覆瓿布。日月長久。糜爛邪。荅曰。公不見肉乎。糟醢更堪長久邪。嘗謂親友書曰。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不了麩。蘖其耽酒如此。歷中丞卒。見本傳。○皮日休酒箴有曰。酒之道。豈止於充口腹。樂悲歡而已哉。甚則化上為淫溺。化下為凶酗。是以聖人節之以酬酢。喻之以誥訓。然尚有上為淫溺所化。化為亡國。下為凶酗所化。化為殺身。文多不備。漢楊雄亦作酒箴戒成帝。文多不備。

司馬受豎穀之愛。適以為害。灌夫罵曰。蚡之坐。自貽其禍。噫。可不忍歟。蚡武粉切

春秋楚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時楚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持酒而進之。穀陽乃子反內豎也。即今公侯家之火者也。子反曰。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

子反又曰。退酒也。穀陽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醉而寢。恭王欲戰。使人召之。子反辭以心疾。王徑入。渥聞酒臭。曰。今日之戰。所恃者司馬也。司馬乃醉如此。此是亡吾國而不恤吾衆也。無以復戰。於是乃誅子反。還師。夫穀陽之進酒也。非以妬子反。乃忠愛適足以殺之。見說苑。及左傳成公十六年。二說畧異。一說子反自殺。一說王怒射殺之。○西漢灌夫。字仲儒。潁

川人。武帝朝入為太僕。剛直使酒。元光四年。丞相田蚡取燕王女為夫人。太后召列侯皆往賀。時竇嬰灌夫俱酒酣。夫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發怒罵賢曰。汝平生毀程不識。直一錢。今日為長者壽。乃劾女曹兒。咕躡耳語。蚡謂夫曰。程李俱東西衛尉。今眾辱程將軍。仲儒獨不為李將軍地乎。言若毀程不識。今李將軍廣。何地安身。夫曰。今日斬頭。何知程李。嬰麾夫出。蚡怒。奏主橫恣。頽川詔劾夫。竇嬰營救。言灌夫醉飽得過。丞相以他事誣罪之。上令辯。汲黯鄭當時皆言嬰言是。太后怒。不得已遂誅夫。及嬰。次年蚡病死。見灌夫傳。田蚡者。太后兄弟也。咕他叶昌涉。二切躡之涉而涉。二切咕躡耳私語也。

### 聲之忍第五

惡聲不聽。清矣。伯夷。鄭聲之放。聖矣。仲尼。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惡聲不正之聲。但可以壞人之心性者皆是也。又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伯夷。孤竹君之長子也。姓墨胎氏。名允。字公信。遜國而逃。隱於首陽山。義不食周粟。遂餓而死。○孔子曰。放鄭聲。此魯論記孔子答顏淵問為邦之辭也。

放禁絕之也。鄭聲，鄭國之音也。蓋鄭國之音，皆女惑男之語，蕩然無羞愧之心。其淫甚於衛矣。最能蕩人情性，而壞其所好，必使放絕之也。

文侯不好古樂，而好鄭衛。明皇不好奏琴，乃取羯鼓以解穢。雖二君之皆然，終貽笑於後世。

記樂記：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懼；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如彼，新樂如此，何也？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今君所好者，其溺音乎？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衛音趨數煩志，皆淫於色，害於德，弗用也。

○唐明皇聽琴未終，遽止曰：速召花奴。將羯鼓來，為我解穢。出羯鼓錄：花奴，汝陽王李瑄也。嘗戴研硝帽打曲，上自摘紅槿花簪置帽上，喚曰：花奴，羯鼓者，夷樂也。故夷以戎羯為名。夫文侯、明皇二君之所好，皆非古先哲王之雅樂，直好世俗淫鄙之樂耳。然皆如此，同為將來之耻笑也。故云貽笑於後世。

霓裳羽衣之舞，玉樹后庭之曲，匪樂實悲，匪笑實哭。霓

五雞切。說文：青赤或白色。又五歷切。

唐明皇於中秋夜，與羅公遠嘗遊月宮，見仙女數百，素練寬衣，舞於廣庭，問云何曲，對曰：霓裳羽衣之曲。

於是默記其音調。教諸宮人習唱。以娛。怠於國政。致有安史之亂。中原雲擾。明皇幸蜀。故白居易長恨歌。有云。漁陽鞞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豈不謂匪樂實悲者乎。遊月宮事。見龍城錄。及天寶遺事。又按玉海。謂楊敏忠獻此曲也。○史陳後主。日與群臣孔範等。宴飲後庭。謂之狎客。使諸貴嬪與客唱和。歌名玉樹后庭花之曲。君臣酣飲歌舞。自夕達旦。由是文武解體。開皇四年。隋將韓擒虎等來伐。後主自投景陽井中。軍人窺井。將下石。乃叫。以繩引之。與張麗華。孔貴妃同上。俘以歸隋。陳遂滅。按張貴妃傳於陳滅時。晉王欲納張麗華。高類曰。武王滅殷。戮妲己。今不

宜取麗華。乃命斬之。故胡曾詩云。陳國機權未有涯。如何後主恣驕奢。不知即入宮前井。猶自聽吹玉樹花。此豈不謂匪笑實哭而何。

身享富貴。無所用心。買妓教歌。日費萬金。妖曲未終。死期已臨。噫。可不忍歎。

若晉石崇。武帝器重之。領荊州刺史。在州任俠無行。檢航海致富。與貴人王愷。以奢靡相尚。別置金谷園館。在河陽。一名梓澤。以真珠三斛。買梁氏女。教以歌舞。善於笛。以珠買故名綠珠。時孫秀聞之。使人求綠

珠。崇不與秀怒。誣崇於別事。乃勸趙王倫誅崇。崇正  
宴於樓上。倫兵至。崇謂綠珠曰。我今為汝得罪于君。  
珠曰。妾當効死於君前。遂墜樓而死。崇被收。詣東市。  
斬之。母兄妻子俱被戮。豈不謂妖曲未終。死期已臨  
者乎。又按陳紀。後主自製其曲。多置宮人。教以歌舞。  
由此以致身死國亡。又不謂之斯乎。白樂天感故張  
僕射諸妓詩。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三四枝。歌  
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

### 食之忍第六

飲食人之大欲。未得飲食之正者。以饑渴之害於口腹。

人能無以口腹之害為心害。則可以立身而遠辱。

記禮運篇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曰。饑者

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饑渴害之也。豈

惟口腹有饑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饑渴之

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謂人之饑渴之甚者。

驟得飲食。雖不甘美。亦以為甘美。是由無暇擇取為

饑渴害之也。又曰。非但口腹有饑渴之害。至於人心

亦有貧賤所憂。苟臨財利。亦有不暇擇正理而妄動

者也。夫人若能無饑渴害其口腹。貧富動其心志。則

不憂不及人矣。故曰。可以立身而遠辱。

龜羹。漆指。子公禍速。羊羹不徧。華元敗。衄。衄女六切。軍

敗曰衄。又挫也。

左傳宣公四年。楚人獻龜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宋即子公也。子家又名歸生。皆公子也。二子將

見靈公。子公謂子家曰。我曾食指動。必得奇異之味。

嘗之。今已動矣。及入。見靈公。宰夫將解龜。相視而笑。

公問之。子家以告。二子見解龜。乃相顧而笑。意以食

指有驗。靈公見笑。乃問其故。而子家以食指動故告

之。及食。大夫龜。召子公。弗與。欲今指動無驗。故不與。

子公怒。漆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

子家謀。先夏。弑靈公。左傳宣公二年。宋將與鄭合

戰。宋將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乙改羊食士

肉少。不及於斟。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

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

憾。敗國殄民。蓋羊斟乃華元御戎車者。因忿羊羹不

及。乃馳車徑入鄭師。而華元為鄭所擒。故皮口休食

箴曰。羊羹不及。華元受其謀。龜羹不均。子家肆其禍

覓炙不與。乞食目癡。劉毅未貴。羅友不羈。歟。夜切燔

晉劉毅字希樂。嘗在京口。酷貧。與大夫往東堂共射。



時司徒長史庾悅亦在焉。悅厨饌甚盛。毅從悅求鷺炙。悅曰。今年未得子鷺。豈有殘炙見惠。由是銜之。毅後官至豫州都督。見庾悅及本傳。備詳讐忍。○晉羅友有大韻。少時人謂之痴。嘗伺人祠。欲乞食。往太早。門未開。主人迎神出見。問以非時。何得在此。答曰。聞卿祠。欲乞一頓食耳。遂隱門側。至曉得食。便退了。無怍容。後從桓温平蜀。蜀道形勢竹木。皆默記之。位襄陽太守。見世說。不羈。顏師古曰。才識高遠。不可羈係也。

舍爾靈龜。觀我朶頤。飲食之人。則人賤之。噫。可不忍歟。

易頤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註云。靈龜不食之物。朶。垂也。朶頤。飲食之貌。言舍爾至靈安靜之靈龜。却觀我動養之朶頤。以為不宗安靜。而務動養。乃至灾凶。夫本卦以六四為初九之應。稱舍爾觀我者。若四語初之辭也。蓋靈龜伏息而在下。本無所求。有貴於已。却仰觀我朶頤。而求養於人。則失其自養之道。其凶宜矣。故象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觀我朶頤。亦不足貴。○孟子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

樂之忍第七

音聾色盲。馳騁發狂。老氏預防。

老子檢欲章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馳騁田獵。令人發狂。謂貪淫好色者。傷精失明。好聽五音者。則和氣去。不能聽無聲之聲。馳騁呼吸。則精神散亡。故發狂。

朝歌夜絃。三十六年。嬴氏無傳。

杜牧之阿房宮賦云。朝歌夜絃。秦官人也。一汎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按秦始皇嬴姓。以咸陽人多。先王宮庭小。乃營朝殿渭陽上林苑中。先作前殿。曰阿房。日與妃嬪媵嬙。

王子皇孫。宴樂其中。朝則歌舞。夜則管絃。三十七年。始皇崩。其子胡亥。為閹樂所弒。立公子嬰為秦王。四十六日。降於高祖。官為項羽所焚。嬴秦遂絕。無傳。

金谷歡娛。龍專綠珠。石崇被誅。

晉石崇任荊州牧。使客航海致富。有愛妾名綠珠。極其美艷。置別館於金谷園。又名梓澤。日與其妾歌舞娛樂。享賞其中。時有趙王倫嬖人孫秀。聞綠珠美。使人求之。崇盡出其妓。曰。任所選。使曰。奉命索綠珠。崇曰。綠珠吾所愛妾。不與。後秀誣崇於倫。曰。崇與淮南王允為亂。允與倫皆晉宗室子。倫怒。遂收崇。夷三族。

綠珠墜樓死。崇載赴東市。誅之。見本傳。

人生幾何年。不滿百。天地逆旅。光陰過客。苦不自覺。恣情取樂。樂極悲來。秋風木落。噫。可不忍歟。樂音洛。

曹孟德短歌行云。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

日苦多。又古詩云。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唐李

太白春夜宴桃園序。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

百代之過客。○史記淳于髡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

萬物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漢武帝秋風辭曰。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又曰。懽樂極

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謂秋風時起。白雲高

飛。草木黃而且落。大凡物極則反。情極則變。歡樂既

極。即衰戚隨之。人生少壯。則衰老繼之。人胡不知。肆

情縱慾。觀武帝位居九五之尊。身當貴壯之時。猶思

有老之將至。况他人乎。觀者宜省懼焉。○唐張蘊古

大寶箴曰。樂不可極。極樂成哀。慾不可縱。縱慾成災。

### 權之忍第八

子孺避權。明哲保身。楊李弄權。誤國殄民。孺而遇切珍

徒典切說文盡絕也

西漢張良字子孺。號子房。其先韓人。少遊下邳。遇黃

石公於圯橋。為之進履。得書一編。乃太公兵法。後歸

高祖平定天下。封留侯。乃曰：三寸舌為帝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司馬公曰：子房辭明哲保身者。子房有馬。見本傳。鑑唐利而不顧。所謂明哲保身者。子房有馬。見本傳。鑑唐揚貴妃有寵於上。妃從祖兄楊釗。改名國忠。為相。裁決機務。果敢不疑。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懼。兄弟銛為殿中少監。錡為駙馬都尉。及姐妹三人。皆賜第。封秦韓韓。三國夫人。貴寵赫然。勢傾朝野。妃養胡人安祿山為養兒。天寶十四載。祿山反。陷長安。乘輿播遷。人民塗炭。互見外戚傳。唐李林甫。

事玄宗。居相位十九年。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妬賢疾能。排抑勝已。屢起大獄。誅逐首臣。以張其勢。自太子以下。皆畏之。養成天下之亂。至一言而廢明皇三子。人以為口有蜜。腹有劍。見本傳。○觀夫楊李。似此擅竊威權。以啓禍釁。豈不謂誤國殄民者乎。春秋斷羊斟曰：敗國殄民。刑孰大焉。

蓋權之於物。利於君。不利於臣。利於分。不利於專。書洪範。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

而國辟者君也。蓋君者宜當秉握權柄，得以作福作威。為臣者則不得。故曰：權之利於君，不利於臣。○周威烈王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司馬公斷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是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又豈不謂利於分，不利於專者乎？○唐周墀入相，問於翰林學士韋澳曰：何以教我？澳曰：願公無權，爵賞刑罰，人王之柄，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已之愛憎喜怒移之。俾庶官各舉其職，天下治矣。墀深然之。見韋澳傳。○唐李德裕言於

武宗曰：制置職業，人主之柄，小人所得干。古者朝廷之士，各守官業，思不出位。見本傳及鑑。

維彼愚人，招權入已，炙手可熱，其門如市。生殺予奪，自指氣使，萬夫脅息，不敢仰視。炙之石切，予余呂切，賜也。

觀夫子房避權，得以明哲保身。揚李專權，至於喪失身家，豈不謂專權者乃昧理之愚人也？故曰：維彼愚人，招權入已。○杜甫麗人行云：炙手可熱，勢絕倫。○唐宣宗時，有鄭魯、楊紹復、段環、薛蒙相結用事，頗參議論。時人詠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見崔鉉傳。故白居易樂天詠興詩云：吾觀權勢者，苦以身循物。炙手外炎。

炎履水中慄慄○唐太平公主沉敏多權略以誅張  
易之及韋氏皆有功上嘗與之議政宰相進退繫其  
一言薦士驟歷清顯者不可勝數文武之臣大半附  
之權傾人主其門如市玄宗開元元年公主謀逆賜  
死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漢鄭崇傳亦曰其門如  
市○司馬公曰夫爵祿廢置生殺予奪人君所以馭  
臣之柄也見齊高宗建武四年鑑○西漢貢禹傳云  
家富勢足目指氣使顏師古曰動日以指物出氣以  
使人萬夫脅息者嚴延年傳豪強脅息顏師古曰脅  
歛也屏氣而息○史項籍傳稱諸侯將入轅門膝行

而前不敢仰視○東漢靈帝時舉郡上計時司徒袁  
逢受計計吏數百拜伏庭中莫敢仰視

蒼頭廬兒虎而加翅一朝禍發迅雷不及掩耳

翅施智切

蒼頭者侍從之人也凡給事殿中所居為廬蒼頭侍  
從呼廬兒傳曰益已強之勢曰虎而加翅○司馬公  
曰小人智足以遂其姦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  
也見智伯傳○西漢蕭望之與王仲翁皆丙言薦引  
召見時霍光秉政餘皆附之獨望之不附不得大用  
後射策甲科除郎署小苑東門候而仲翁除光祿大  
夫給事中出入從去聲蒼頭廬兒傳呼甚寵顧謂望

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為對。曰。各從其志。見蕭望之傳。○西漢鮑宣為諫大夫。上書曰。外戚與幸臣董賢。賞賜以大萬數。蒼頭廬兒皆用致富。○南齊蕭衍謂張弘策曰。一朝禍發。中外土崩。○七書龍韜。太公曰。疾雷不及掩耳。卒電不能瞑目。此許先生引此以諭諸擅權作威者。一朝勢去禍來。猶雷之震耳。電之耀目。疾速不能避矣。

李斯之黃犬誰牽。霍氏之赤族奚避。噫。可不忍歟。

秦李斯。其先楚上蔡人。後歸秦。始皇以為客卿。初為廷尉。後為丞相。上書請燒書。耦有言詩書者。皆棄市。

於是坑戮儒生。焚滅經術。嘗與宦者趙高詐矯制殺太子扶蘇。後與高有隙。高構於二世曰。斯長男也。由為三川守。與盜陳勝通。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然之。乃下斯獄。具五刑。腰斬咸陽市。斯出獄。顧謂中子曰。吾欲與若。汝也。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遂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向而哭。而夷三族。故胡曾詩云。功成不解謀身退。直待雲嘔血染衣。○西漢霍去病。武帝時為驃騎將軍。擊匈奴有功。弟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受武帝遺詔輔太子。詔曰。維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使黃門畫周公輔成王。胡諸侯圖賜之事。昭

帝執政十四年。帝崩光逆昌邑王賀入即位。賀淫戲無度。光奏廢之。又迎立武帝曾孫病已。立為孝宣帝。政皆歸光。封光萬七千戶。前後皆賜黃金七千斤。錢六十萬。雜繒三萬疋。甲第一區。光卒。帝始親政。後光夫人顯與其子霍雲。霍山。霍中。等謀廢天子。事覺。雲山自殺。高腰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宗族竟誅。連坐誅滅者數千家。見霍光傳。馬公曰。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執之。久而不歸。則不及矣。赤族者。楊雄解朝文有曰。徒欲丹朱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顏師古曰。見誅殺者必流血。故云赤族。

勢之忍第九

迅風駕舟。千里不息。縱帆不收。載胥及溺。

迅。速疾也。謂豪俠使勢之人。猶憑風駕舟。不瞬息之間。可至千里。豈不快哉。然不自修省戒懼。而縱其所為。必有覆舟墊溺之患。繼之。故曰縱帆不收。載胥及溺。○詩大雅桑柔篇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詩乃芮良夫為周厲王作。蓋厲王肆行暴虐。敗其王業。自取國削。猶不能幡改前失。致其愛恤。則何能淑善哉。亦相與入於陷溺之鄉矣。



夫人之得勢也。天可梯而上。及其失勢也。一落地千丈。朝榮夕悴。變在反掌。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噫。可不忍歟。

韓文聽穎師彈琴云。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漢班固傳曰。躡風雲之合。履顛沛之勢。朝為榮華。夕為焦粹。福不盈眦。禍溢於世。故北魏中書韓顯中曰。官位無常。朝榮夕悴。○漢楊雄解朝文曰。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壑。且握權而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又曰。且夫間之也。火入炎者滅。隆隆者絕。

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謂人得其勢。則身居卿相之位。手握生殺之權。而炎炎然炙灼之氣。隆隆然豐大之勢。上可奮入青雲之高。及其失勢。則委棄於溝壑。而不顧曾布褐之賤。夫不如也。夫以勢位諭之於雷火者。言其非實。非盈勢難常也。蓋雷火在易為豐卦。彖曰。豐大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傳曰。既言豐盛之至。復言其難常。以為誠也。日中盛極。則有昃。月既盈滿。則有虧缺。天地之盈虛。尚與時消長。而况於人乎。謂

大凡物盛則衰。必然之理。以此之戒。欲其守中不可過盛。復曰。人於此時。當如奉盤水。戰兢自持。方無傾側滿溢之患。故云。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又月令仲春雷發聲。沖秋雷收聲。季夏溽暑。孟冬地凍。夫不謂之天收其聲。地藏其熱。而何此亦天地之道。未有處久而不變也。但居勢要之地者。宜加省警。焉。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者。即易所謂鬼神害盈而福謙也。

貧之忍第十

無財為貧。原憲非病。鬼笑伯龍。貧窮有命。

莊子讓王篇云。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

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上漏下濕。匡坐而絃。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緹履。履無跟也。又曰。曳履也。杖藜。藜木杖也。應門。自對荅于門也。子貢原憲皆孔子弟子也。○南宋劉伯龍。沛郡蕭人。少時貧薄。及長。歷位尚書左丞。少府武陵太守。貧屢尤甚。嘗在家慨然。召左右將營什一之利。忽有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嘆曰。貧窮固有命。乃為鬼所笑也。遂

止之。見劉粹傳。

造物之心。以貧試士。貧而能安。斯為君子。

趙宋胡宿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當修身俟時。毋為造物者所蚩。見言行錄。○孟子曰。貧賤不能移。此之謂大丈夫。又曰。故天將降大任於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弗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此豈不謂之以貧試士而何。魯論子貢問貧而無諂。何如。而孔子荅曰。未若貧而樂。聖人謂貧而無諂之自守。不若貧而樂道而亡貧。故王勃滕王閣序云。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陶潛詩云。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

民無恒產。因無恒心。不以其道得之。速竒禍於千金。噫。可不忍歟。

孟子曰。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謂衆人則無可常生物之產業。又因無可常思義之善心。則就陷於放蕩偏僻邪淫奢侈之惡矣。復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蓋士大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生之產業。亦有常善之良心。○不以其道得之。速竒禍於千金者。如范文正公守饒。有書

生上謁曰。自言天下至寒餓者。無在某右。時盛稱歐陽率更字薦福字碑。墨本直千金。文正為打千本。使售于京。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出冷齋夜話。蓋斯人不能審理以安貧。希得千金之墨本。異即富而去貧。却不知違道以干求。反致轟碑而取禍。豈不然哉。又莊子雜篇云。河上有家貧其子沒川。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子曰。珠在驪龍頷下。遭其睡也。使其寤。子為齧粉矣。故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左傳石碣曰。去順効逆。所以速禍也。

富之忍第十一

富而好禮。孔子所誨。為富不仁。孟子所戒。蓋仁足以長福而消禍。禮足以守成而防敗。好去声長上声

魯論記子貢問富而無驕。何如。而孔子答曰。未若富而好禮者也。蓋聖人謂富而無驕之自守。不如富而好禮而忘富為愈。此蓋孔子語門人之言。故曰孔子所誨。○孟子引魯季氏家臣楊虎之言。對滕文公曰。為富不仁。為仁不富。蓋為仁行天理。為富縱人欲。天理人欲。不容並行。孟子恐文公縱人欲。喪天理。特引此以對。欲文公擴天理遏人欲。故云所誡。○仁足以長福而消禍。如宋景公因熒惑守心。韋子三請。景公

三對以自責身。韋子曰：君有仁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舍三，君延壽二十一。驗之果然。此豈不謂之長福而消禍乎？○王充論衡非韓篇云：國之所以存者禮義也。段干木闔門不出，魏文侯敬之，表式其間。秦軍聞之，卒不攻。又曰：儒者之操，重禮愛義，魏文式段干木之間，卻強秦之兵，全魏國之境，是以賢干木之操，高魏文之禮，此又豈不謂之禮足以守成而防敗乎？此言仁禮之効如此。富者當守而弗失，宜尚勉哉。

怙富而好凌人。子羽已窺於子皙，富而不驕者鮮。史魚

深警於公叔。怙，侯古切。說文恃也。窺，丘垂切。說文小視也。鮮，上声。警，居影切。說文戒也。

左傳昭公元年：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問疾。晉叔向且問子皙，鄭行人子羽對曰：無禮而好凌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二年秋，鄭公孫黑將作亂，請以印為褚師。公孫黑，即子皙也。印，子皙子也。褚師，

市官也。子產曰：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

寇將至。七月壬寅，縊死。尸諸周氏之衢。陳子管尸於

街衢。○左傳定公十三年：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欲令衛靈公臨其公叔家，而受享也。退見史鮪而

告之。史鮒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及其子矣。文子曰：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鮒曰：無害。富而不驕者鮮，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十四年，公叔戌果為富驕得罪而逃之魯。史鮒，史魚名也。此言子羽、史魚皆有先見之明，謂富者未有不驕，驕者未有不亡。恃富而凌忽於人者，亦不能長久也。處富貴者不可不三復斯言。翫其旨哉。慶封之富，非賞實殃。晏子之富如帛，有幅。

左傳襄公二十八年，齊慶封奔吳，聚其族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穆子曰：天殆富淫人。慶封

又富矣。殆者欲也。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

之殃。天其殃之也。昭公四年，慶封為楚滅之。蓋慶封父慶克，諸剛鮑莊者，至是封謀攻子雅。子尾，齊公子也。又尾刺其封子舍，而封奔之吳。子雅、子尾，齊公子也。又本年齊崔氏之亂，喪失群公子，至慶氏亡，而召公子，皆反其邑焉。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邶，齊之邊鄙之邑六十邑。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何獨不受？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欲，足欲也。益之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帛，之有幅，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幅，尺幅

也。言有度数不可過越也。晏子即晏嬰。齊相。言富者不可妄益。益則取亡。

去其驕。絕其文。懲其忿。窒其欲。庶幾保九疇之福。噫。可不忍歟。懲直陵切。窒陟栗切。

驕矜誇也。吝鄙吝也。忿怒也。慾情愛也。去除也。絕禁也。懲治也。窒塞斷也。謂大凡人務使去除矜誇之誕。禁絕鄙吝之事。治其心之忿怒。塞其情之貪愛也。○宋呂與叔克己詩曰。克己工夫孰肯加。吝驕封閉縮如蝸。試於清夜深思省。剖破藩籬即大家。○易損卦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書洪範九疇。次九曰嚮用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然人若能去驕絕吝。治忿斷欲。然後可以保享此之五福也。

### 賤之忍第十二

人生貴賤各有賦分。君子處之。遯世無悶。遯徒困切。

易繫辭曰。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易大過象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程子曰。天下非之而不顧。獨立而不懼。舉世不見知而不悔。遯世無悶也。又乾之初九文言。潛龍勿用。何謂也。孔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

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蓋言人之貴賤得失用舍行藏皆宜樂天知命。候時而動。不可出位妄求也。

龍陷泥沙。花落糞溷。得時則達。失時則困。

溷。胡困切。說文。水濁兒。

揚子問神篇曰。龍蟠於泥。蛇其肆矣。又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註曰。蛇。蜥蜴也。言龍未升時。蛇得肆其志。以凌忽之。喻夫君子之道未彰。小人得以玩侮之。○南齊范縝對竟陵王子良曰。人生貴賤如樹花同發。隨風而墮。有拂簾幙。墜於裊席之上。有越籬墻。落糞溷之中。墜裊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見范縝傳。及齊永明二年鑑。○文中子立命篇云。得時則行。失時則蟠。即下文步騭等亦猶是也。

步騭甘受征羗席地之遇。宗慈豈較鄉豪簾食之羞。

三國步騭字子山。淮陰人。漢末避難江東。單身窮困。

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時會稽有焦征羗者。郡之豪族。騭與旌寄食其地。懼為所侵。乃共奉瓜以獻。焦征羗良乂。得見征羗。自享大宴。殺膳。乃設席致地。坐騭旌於牖外。以小盤飯食之。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騭極食一飽。旌謂騭曰。何能忍此。騭曰。吾等貧賤。主人以貧賤遇之。宜也。當何所耻。後騭仕吳為中郎將。拜丞相。見步騭傳。及吳志。○南宋宗慈。



字元幹。南陽人。任氣好武。不為鄉曲所知。鄉人庾業家富。與客相對。必食前方丈。為愨設粟米菜菹。謂客曰。愨軍人。能敢簞食。愨致飽而退。後為豫州刺史。業為愨長史。待之甚厚。不以昔事為慊。除振武將軍。見宗愨傳。慊苦簞口玷二切恨也。

買臣負薪而不耻。王猛鬻菴而無求。

菴布付切。

西漢朱買臣。字翁子。吳人家貧。採樵賣給養。嘗負薪讀書。行且歌。妻羞為之求去。買臣益歌自若。後嚴助薦買臣於上。召見。說春秋楚辭。武帝甚悅之。拜買臣為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後拜買臣為會稽太守。見

本傳。○晉王猛。字景略。北海人。少貧賤。以鬻菴為業。嘗貨菴於洛陽。乃有一人貴買其菴。而云無直。自言家去此不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深山。見一父老。鬚髮皓然。據胡床而坐。乃十倍償直。遣人送之。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猛環姿雋偉。不屑細務。人皆輕之。猛悠然自得。隱居華陰。聞桓温入關。披褐詣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温異之。與語甚悅。署酒。辭不就。升平元年。秦尚書呂婆樓薦與主符堅。一見如故友。語及時事。堅大悅。自謂玄德之遇孔明。遂為中書侍郎。復為尚書左丞。見

本傳

苟充詘而隕穫。數子奚望於公侯。噫。可不忍歟。

記儒行篇。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註云。隕。穫。困迫。失志之兒。充。詘。驕喜失節之兒。數子者。指上步。騰等。時未遇時。則怡然自處。何嘗有厭貧賤慕富貴之心。乃與時偕行。肯詘道哉。

貴之忍第十三

貴為王爵。權出於天。洪範五福。貴獨不言。

人有爵。祿謂之貴。爵有五等。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稱天子者。代

天理物。故云。稱王者。天下歸向之謂。徽號雖殊。名義則一。於五爵之中。唯王爵最貴。權稱錘也。較萬物輕重之利器也。又曰。爵則天爵。故有天爵者。則當權衡天下萬物之不齊。故曰。權出於天。豈不貴哉。故荀子正論篇云。聖人備道全美者。是縣天下之權稱也。○書洪範九疇。次九曰。嚮用五福。曰壽。曰富。曰康寧。曰攸好德。曰考終命而已。惟不書貴者。謂人貴位難常。故不書。備見下文。

朝為公卿。暮為匹夫。橫金曳紫。志滿氣盈。下獄投荒。布褐不如。

揚子解朝文曰。旦握權而為公卿。夕失勢則為匹夫。公三公也。卿九卿也。匹夫者庶人也。謂夫身居公卿之位者。則腰金衣紫。志而盈滿。氣而箴厲。至如福去而禍來。則有下獄投荒之患。繼之如秦之李斯。當秉權持軸之時。專矯制而易太子。適下獄臨刑之際。嘆牽犬逐兔不復得矣。又如漢之周亞夫。貴之則鑾輿親勞。罪之則下獄而死。及乎宋之蔡京。丁謂。勢在則權傾人主。勢去則貶死遐方。諗夫於斯危迫之際。曾布褐之不如也。○柳子厚詩云。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

蓋貴賤常相對待。禍福視謙

盈鼎之覆。鍊以德薄而

任重。鮮之致寇。實自招於負乘。

鍊桑谷切

貴賤常相對待者。謂貴與賤恒常相對。等待更互遷改無常也。如傳說由版築而至相。商鞅由相而至逋夫之類。故易謙象曰。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謂鬼神幽隱常降禍害於盈滿者。而降福祉於未盈者。此鬼神之尚謙者也。人之道亦憎惡於盈滿。而喜好未盈滿者。○易鼎九四爻曰。鼎折足。覆公餗。孔子繫辭釋之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復稱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言不勝其任也。公餗。公侯之美食也。渥赤也。言力少不能任重。致於折足覆敗。公之餗。饌則其形赧然為凶。○易解六三爻。負且乘。致寇至。繫辭孔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註。負者擔也。乘者車也。故泉峰龔氏曰。負者。小人之事。謂六也。乘者。君子之器。謂三也。以六居三。陰居陽位也。○西漢董仲舒對武帝策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負擔者。小人之事。言居君子之位。而行小人之行者。其禍患必至矣。

訟之鞶帶。不終朝而三褫。孚之翰音。凶于天之躡登。靜言思之。如履薄冰。噫。可不忍歟。鞶。薄官切。褫。直尔切。又直离切。說文奪衣也。

易訟上九曰。或錫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鞶帶。爵命之服也。褫。奪也。訟。爭競也。謂訟卦上剛下險。健于爭訟。况以剛居上九之高。極於爭訟。而或獲勝。得錫爵命之服。終為下所奪。不能安久。由訟而得。故人得而奪之。亦不足敬也。然其所得。終必失之。聖人為戒之意深矣。○易中孚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本義曰。

雞曰翰音。乃巽之象。雞非登天之物。而欲登天。信非所信。而不知變。亦猶是也。言居位之極。而不知變。雖得貞。亦凶。故夫子復以象斷之曰。此不知止之事。何能長久而不變也。漢書叙朱博傳曰。位過厥任。鮮終其祿。博之翰音。鼓妖先作。○詩小雅小旻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詩蓋周大夫作此以戒幽王。言當戰戰然恐懼。兢兢然戒謹。如臨至深之淵。恐其墜。如履至薄之冰。恐其陷。此引以勸秉鈞持軸之貴公。當思戒謹恐懼之言。無忘履薄臨深之戒焉。

寵之忍第十四

嬰兒之病傷於飽。貴人之禍傷於寵。

漢末王符字節信。臨淄人。隱居著書。號潜夫論。有曰。嬰兒常病傷於飽。貴人常禍傷於寵。哺乳多則生癩。病富貴盛而致驕疾。見本傳。

龍陽君之泣魚。黃頭郎之入夢。

戰國策。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十餘魚。而泣下。王問之。對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又益大。欲棄前之所得魚。今臣得為王拂枕席。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途。四海之內。美人甚多。聞臣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大王。臣亦猶前所得魚。亦將棄矣。臣安得能無

涕出乎。註龍陽君。魏王幸臣也。一說幸姬。○西漢鄧通。擢船為黃頭郎。漢文帝夢上天。有一黃頭郎推上。則其衣尻後穿。覺而物色得通於漸臺。通衣果穿。寵幸甚之。賞賜巨萬。相者相通當餓死。賜以蜀山。封上大夫。得以自鑄錢。後景帝即位。有人告通盜出繳外鑄錢。竟案驗。盡沒之。不留一錢。寄死于人家。黃頭者黃中央土色。謂土勝水。故擢船者著黃帽也。見本傳。漸臺。師古曰。臺在池中。為水所浸。郊祀志。北治大池。漸臺。徼外。師古曰。徼猶塞也。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徼。塞者。以障塞為名。徼者。取徼遮之義。徼工鈞切。

董賢令色。割袖承恩。珍御貢獻。盡入其門。堯禪未遂。要領已分。禪去聲讓也。

西漢董賢。字聖卿。雲陽人。美麗自喜。柔和便辟。先為太子舍人。建平四年。入為侍中。後位至大司馬。哀帝甚寵幸之。出則參乘。入則侍御。妻通籍殿中。女弟為昭儀。父恭為少府。貴震朝廷。權侔人主。嘗與帝書同寢。偏藉上衽。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割袖而起。其恩愛至此。上為之起大第。北闕下。窮極技巧。賜上方珍寶。皆選入於第。元壽元年。司隸鮑宣上書。言董賢本無葭莩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過度。竭

盡府藏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畫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也。一日上嘗置酒麒麟殿。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時王譚子王閔進言曰。天下乃高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天子無戲言。上默然不悅。二年帝崩。賢以罪罷。即日與妻皆自殺。疑其詐死。發其棺至獄診視。因埋獄中。家屬徙合浦。縣官折賣董氏財四十三萬萬。見鮑宣及佞幸本傳。太史叙曰。彼何人斯。竊此富貴。營損高明。作戒後世。○梁蕭譽獲裴政。謂曰。若從我計。貴及子孫。如或不然。要領分矣。國忠娣妹。極貴絕倫。少陵一詩。畫圖嚴人。漁陽兵起。血

汚遊魂

唐楊國忠。初名釗。貴妃之從祖兄也。以貴妃寵。立於玄宗。賜改為國忠。初為御史大夫。遷右相。兼吏部尚書。娣妹皆有才色。上呼之為姨。封秦韓虢三國夫人。出入宮掖。並承恩澤。勢傾天下。與弟錡錡五家。凡有請托。府縣承迎。四方賂遺。惟恐落後。上所賜予。五家如一。競開第舍。極其壯麗。一室之費。動經千萬。故杜少陵作麗人行云。就中雲幙椒房親。賜名大國號。與秦御厨絡繹送八珍。炙手可熱勢絕倫。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以漁陽起兵。而玄宗幸蜀。至馬嵬驛。將士

憤怒以禍由國忠遂殺國忠及韓國夫人貴妃縊死。故白樂天作長恨歌曰。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緩歌縵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漁陽鞞鼓動地來。鷲破霓裳羽衣曲。又少陵哀江頭云。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東坡有云。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今少陵之詩。所言楊氏盛衰之事。亦由是也。故曰。少陵一詩。畫圖麗人。

富貴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思魏牟之諫穰侯可股慄而心悸。噫可不忍歟。

戰國魏公子牟遊於秦。且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之之矣。獨無一言以教之乎。公子牟曰。微君言之。幾忘語君。君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死期而死自至。穰侯曰。善。敬受明教。見說苑及戰國策。但二處畧有小異。國策稱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又稱應侯。餘皆同。

### 辱之忍第十五

能忍辱者。必能立天下之大事。圯橋匍匐取履。而子房韞帝師之智。市人笑出胯下。而韓信負侯王之器。

說苑叢談篇云。能忍耻者安。能忍辱者存。○西漢張



良號子房。其先韓人。大父開地。父平。俱相韓。秦滅韓。良年少未官。少遊下邳。圯上有父老至其所。故墮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以其老。乃強忍下取履。因跪進。父老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半明。與我期此。良恠。因跪曰。諾。五日明。良往。父先在。怒曰。後何也。五日雞鳴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後五日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是。可為王者師。遂去。不見。旦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習讀。後佐高祖取天下。多用良策。高祖嘗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目為漢之三傑。封留侯。嘗自曰。以三寸舌為帝者師。於良足矣。見本傳。○西漢韓信淮陰人家貧無行。釣城下。屠肆中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劍。中情怯耳。衆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我胯下。信熟視之。倪出胯下。一市皆笑。信為怯。後滕公言於高祖。初上未得知名。亡去。蕭何自追之。言於高祖曰。韓信國士無雙。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具禮。乃可。王許之。即拜為大將。後取天下已定。高祖嘗謂諸將曰。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人傑也。封齊王。後降封。

良號子房。其先韓人。大父開地。父平。俱相韓。秦滅韓。良年少未官。少遊下邳。圯上有父老至其所。故墮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以其老。乃強忍下取履。因跪進。父老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半明。與我期此。良恠。因跪曰。諾。五日明。良往。父先在。怒曰。後何也。五日雞鳴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後五日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是。可為王者師。遂去。不見。旦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習讀。後佐高祖取天下。多用良策。高祖嘗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目為漢之三傑。封留侯。嘗自曰。以三寸舌為帝者師。於良足矣。見本傳。○西漢韓信淮陰人家貧無行。釣城下。屠肆中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劍。中情怯耳。衆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我胯下。信熟視之。倪出胯下。一市皆笑。信為怯。後滕公言於高祖。初上未得知名。亡去。蕭何自追之。言於高祖曰。韓信國士無雙。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具禮。乃可。王許之。即拜為大將。後取天下已定。高祖嘗謂諸將曰。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人傑也。封齊王。後降封。

淮陰侯見本傳。後信至楚。召辱已少年以為中尉。告諸將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忍殺之也。殺之無名。故忍而受此。

死灰之溺。安國何羞。廁中之簣。終為應侯。蓋辱為伐病之毒藥。不瞑眩而曷瘳。

應平声。溺奴弔切。便溺也。廁。溷廁也。簣。床簣也。瞑。弥箭切。眩。黃絹切。目無主而潰亂也。

西漢韓安國字長孺。咸安人也。初仕梁孝王為中大夫。後得罪下獄。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灰不復然乎。不復言豈不復也。田甲曰。然則溺之。居無何。梁缺內使漢使使者拜安國梁王內史。田甲亡命。安國曰。

田甲不就官。我滅汝宗。甲肉袒謝之。安國笑曰。公等

足與治乎。卒善遇之。見安國傳。居無何者無多時。○

戰國史記魏范雎。嘗從魏相須賈使齊。齊王聞其口

辯。賞賜甚厚。賈疑雎以國陰事告齊。歸告魏國相魏

齊。魏齊怒。箠雎。折脅拉齒。雎佯死。卷以簣置廁中。使

醉客更溺以懲之。後雎告守者得出。更姓名曰張祿。

隨秦使王稽至秦。薦於昭襄王。以為客卿。後封應侯。

國策謂奪太后養地而封雎。地在河東。○書說命曰。

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此高宗對傅說告命之辭。言

用藥若不能使人瞑眩而昏亂。則其疾病不能瘳瘥。

此許先生引此以喻數子。若不能受難受之事。則不能成其大器。又為下張本云耳。

故為人結襪者為廷尉。唾面自乾者居相位。噫。可不忍歟。

西漢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文景時為廷尉。時有王生者善為黃老之言。上嘗召至廷中。公卿盡會。王生顧謂釋之曰。為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聞者重王生。而賢釋之。見本傳。唐婁師德字宗仁。鄭州人。武后時初為江都尉。遷平章。其弟除代州刺史。師德謂曰。兄弟榮寵過盛。人所疾也。何以自免。弟曰。自今人雖唾其面。拭之而已。師德愀然曰。此所為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若拭之。則逆其意。而重其怒也。唾面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耳。師德居相位三十年。見本傳。

### 安之忍第十六

宴安鴆毒。古人深戒。死於逸樂。又何足怪。

鴆直禁切樂音洛

左傳閔公元年。管仲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鴆毒鳥也。黑身赤目。食蛇虺。以毛漉酒飲之。立死。此蓋為狄

人伐邢。管仲進斯言於桓公曰。不可懷宴安而不救。以致毒及中國。言安佚之禍。毒於鴆鳥。勉人慎不可

懷也。○孟子曰：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曾益其所不能。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此為舜發於畎畝，傳說舉於版築等發，然憂患者未必便生，若憂患則警戒戰兢，而其慮也深，故有生全之理，安樂未必便死，然安樂則多怠肆而其志荒，故有死亡之理在焉。此是必然之理。故曰：又何恠哉！

飽食無所用心，則寧免於博奕之尤。逸居而無教，則又近於禽獸之憂。

魯論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言博奕者非賢者當學，若為者則心有主而不流於放僻邪侈，猶勝於絕止而不用心者也。○孟子曰：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言人皆有秉彝之性，然無教則放逸怠惰而失之，而去禽獸不遠。聖人以此憂之，乃使司徒之官名契者，教之天敘五典之人倫。

故玄德涕流髀肉，知終老於斗蜀。士行日運百甕，習壯圖之筋力。髀補爾切，又步米切，股也。甕，蒲歷切，餽醜也。

三國蜀劉先主名備，字玄德，嘗與劉表同坐。至廁還。

慨然流涕。表恠而問之。備曰。嘗時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內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為悲耳。見本紀。及建安六年。鑑○晉陶侃字士行。本鄱陽人。吳平徙家廬江之潯陽。侃早孤。貧范達薦於廬江太守。辟主簿。後遷廣州刺史。朝運百甕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習勞耳。後侃督八州。威名赫然。見本傳。及愍帝建興三年。成帝咸和九年。鑑蓋太極動而生陽。人身以動為主。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意可不忍歟。蠹當故切。食木虫也。

周子太極圖說。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陰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趙宋蘇頌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戶樞不蠹。流水不腐。見言行錄。○唐孫思邈養性啓蒙曰。且流水不腐。戶樞不蠹。以為運動故也。

### 危之忍第十七

圍碁制肥水之勝。單騎入回紇之軍。此宰相之雅量。非元帥之輕身。蓋安危未定。勝負未決。帳中倉皇。則麾下氣懾。正所以觀將相之事業。統下沒切懾之涉切說文失氣也

晉謝安字安石。孝武時為太保。秦符堅以百萬師入

冠。以陽平公符融等。攻取壽陽。克之。進攻屯於洛澗。柵淮。安兄子謝玄。謝石等。憚不敢進。於是遣劉牢之。渡水先擊。玄等引兵渡淝水。乘勢追擊。至于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至。獲堅所乘雲母車。及儀服器械。不可勝計。復取壽陽。捷音至。時安方與客圍碁。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攝書置床上。了無喜色。圍碁如故。客問之。徐荅曰。小兒輩遂以破賊。其雅量鎮物如此。見本傳。及武帝太原八年。鑑○唐郭子儀。以平安史之亂。功居第一。封汾陽王大元帥。代宗永泰元年。僕固懷恩。誘

回紇吐蕃兵十萬入寇。上自將六軍屯苑中。城中男子皆團結為兵。民人大駭。逃者甚衆。車駕欲幸河中。公卿皆錯愕。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吾昔與契約其厚。不若挺身說之。可不戰而下也。遂與數騎出。使人傳呼令公來也。回紇大驚。太師藥葛羅執弓注矢。立於陣前。子儀免胄釋甲。投槍而進。諸酋長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相與飲酒。誓約而退。見本傳。及永泰元年。鑑故胡氏曰。郭子儀輕騎見虜。非惟虜不敢害。而又聽其言而去。賢於數萬衆。力擊麀戰之功。唯忠信足以感動也。蓋謝安。晉之丞相。子儀唐之

元帥。故曰此宰相之雅量。非元帥之輕身。若夫兩軍相對之時。安危未定。勝敗未分。兵刃既接。金鼓轟聞。繫存亡於頃臾。判生死於呼吸。若帳中主帥。有所愴惶失措。則麾下兵卒。必有喪氣怯懾之懼。於斯之際。正所以見將相之器量。為何如哉。若謝安之鎮重。子儀之雅量。具有可尚。宜為標準。

浮海遇風。色不變於張融。亂兵掠射。容不動於庾公。蓋鯨濤澎湃。舟楫寄家。白刃逢午。節制誰從。正所以試天下之英雄。意可不忍歟。

南齊張融。字思光。吳郡人。弱冠有名。船居嘗浮海至交州。於海中遇風。終無懼色。方詠曰。乾魚自可還其本鄉。肉脯復何為哉。又作海賦。文辭詭繆。獨與眾異。仕齊為參軍。見本傳。○晉庾亮。孝武時為太尉。後與蘇峻戰敗。率左右十餘人。乘小船西奔。亂兵相剽掠。射誤中柁。子應弦而倒。舉船失色。分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那可。使著賊。衆心乃安。見本傳。夫鯨濤澎湃。舟楫寄家者。言張融也。白刃逢午。節制誰從者。指庾亮也。謂人能於此險難傾危之際。神色不為之變動者。真英雄傑士也。故曰正所以試天下之英雄。鯨濤者。大浪也。澎湃。水聲也。遊獵賦。沸乎暴怒。洶湧澎湃。

蠶午者縱橫也

忠之忍第十八

事君盡忠。人臣大節。苟利社稷。死生不奪。杲卿之罵祿山。痛不知於斷舌。張巡之守睢陽。烹不憐於愛妾。

魯論孔子曰。臣事君以忠。○孝經云。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左傳昭公四年。鄭子產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故孔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唐顏杲卿字昕與。玄宗時安祿山聞其名。表杲卿為常山太守。後祿山反。杲卿起兵討賊。河北諸郡皆應之。天寶十五載。賊陷常山。杲卿日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遂陷。執

杲卿送洛陽。祿山數之曰。我奏汝為判官。不數年超太守。何負於汝。而反。杲卿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三道節度使。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為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為汝所奏。豈從汝反耶。我為國討賊。恨不斬汝以謝上。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縛而髡之。罵不絕口。致鈎斷其舌。含糊而死。謚忠節。見本傳。及肅宗至德元載。鑑○唐張巡鄧州南陽人。博通群書。先任真原令。遭祿山亂。起兵雍丘。討賊。後移軍睢陽。與許遠共守。屢却賊。至德二載。賊將尹子琦。父圍睢陽。城中食盡。茶紙既盡。羅雀掘鼠。



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城中知必死。莫有畔者。所餘四百人。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被執。比死。顏色不變。見本傳。

養子環。刃而侮罵。真卿誓死於希烈。忠肝義膽。千古不滅。在地則為河嶽。在天則為日月。

唐顏真卿。杲卿弟也。任平原太守。祿山亂。起兵討賊。諸郡皆應。討賊有功。遷刑部尚書。乃為盧杞所惡。德宗建中四年。值李希烈謀逆。陷汝州。至是。上問計於杞。杞對曰。誠得儒雅重臣。為陳禍福。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以為然。遂遣真卿宣尉。至許。欲宣詔旨。希烈使養子千餘。環繞侮罵。拔刃擬之。真卿色不變。希烈麾眾令退。館而禮之。會朱滔等。各遣使詣希烈。勸進。召真卿示之。曰。四王見推不謀而同。無所自容也。真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希烈不悅。掘坎於庭。云欲坑之。真卿怡然對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哉。希烈乃謝之。真卿後自縊死賊中。位太師。封魯郡公。謚文忠。見本傳及鑑。○中興大事記曰。張浚平生忠肝義膽。不與秦檜共

事○蘇軾撰韓文公廟碑云。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  
嶽。此許先生引喻顏公。兄弟之忠節。張巡許遠之死  
義。書之史冊。耿耿而不磨。豈不為忠肝義膽。萬古如  
在。及乎英靈升而在天。則同日月長明而不昧。降而  
在地。則同河嶽流峙而不息也。

高爵重祿。世受國恩。一朝難作。賣國圖身。何面目以對  
天地。終受罰於鬼神。昭昭信史。書曰叛臣。噫。可不忍歟。  
說苑正諫篇。蘇從諫楚莊王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  
重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非忠臣也。○一朝難作。賣  
國圖身者。如宋之秦檜是也。蓋檜為宋之右相。屢潛

與金通。值金兵分四道南侵時。宋將岳飛敗之於郾  
城。幾擒兀朮。檜急啓上。召飛還。兀朮以書抵檜曰。必  
殺飛乃可。由是檜奏誅飛。及子雲。故呂中曰。秦檜賣  
國圖身。千載之下。言及檜。則人皆思食其肉。以快天  
下神人之憤。見史鑑。○五代王彥章對莊宗曰。臣受  
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暮事晉。臣生何面目  
見天下士乎。○終受罰於鬼神者。如唐安祿山。世受  
國重恩。為三道節度使。後謀逆致於目盲。內相屠滅  
之類是也。○唐叛臣傳。載高駢家世禁衛。歷兩朝三  
鎮。節度使。天子倚以為重。值黃巢亂。駢嚴兵自固。俄

兩京陷陰圖割據。為秦彥所斬暨乎僕固懷恩李懷光等亦皆世受重爵厚祿。後皆背叛誅滅俱以叛臣傳列之。故曰昭昭信史書曰叛臣正猶楚之擣杵百世之惡謚也。故五代周太祖謂唐主曰。叛臣天下惡之。此使聞者足以為戒。

孝之忍第十九

父母之恩與天地等。人子事親存乎孝敬。怡聲下氣昏定晨省。

詩小雅蓼莪篇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朱子謂父母之恩如此。欲報之以德。而其恩大如天。不知所以為報也。○記內則曰。子事父母。婦適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曲禮曰。凡為人子者。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謂人子事親之道。冬則自御其寒。夏則致涼於親。昏暮定其衽席。晨起問其安否。

難莫難於舜之為子。焚廩掩井。欲置之死。耕於歷山。號泣而已。

舜。虞帝名。姚姓。瞽叟之子也。舜堯禪而有天下。堯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孟子弟子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叟焚廩。使浚

井出從而掩之。註云。瞽叟欲殺舜。使舜上完塗廩。捐去階梯。從下縱火。焚燒其廩。舜以兩笠而下。得不死。後又使舜浚穿其井。既入深。瞽叟與後妻子象共下土實井。以為殺舜。舜從匿空中出去。又得不死。此皆是以殺舜事。欲置之死地者也。○大禹謨曰。舜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言舜側微時。居歷山。耕于田所。日日號泣。哀籲于旻天。以不得意于父母。唯自負荷其罪。引咎歸已。寃莫寃於申生。伯奇。父信母讒。命不敢違。祭胡為而地墳。蜂胡為而在衣。

春秋申生。晉獻公太子也。獻公伐驪戎。得戎女。立為驪姬。生子奚齊。有寵。欲立奚齊為太子。譖公使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城。公子夷吾。居屈。左傳。僖公四年。驪姬欲害太子申生。使謂太子曰。君夢齊姜。齊姜。申生母也。汝必速祭之。太子遂祭之於曲沃。歸祚于公。公田。公田獵在外。姬寘諸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地。地墳。姬將所獻祚肉。留在宮中六日。公獵回。姬置毒於酒肉而獻。却言於公曰。酒肉自外至。不可不試。故公祭地。因酒有毒。地為之墳。起。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曰。子

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遂縊死於新城。或人言謂

太子曰：子若有辭，獻公必辯明也。太子恐辭，姬有罪。

致父心不安樂，故含冤而死。○尹伯奇，周卿士尹吉

甫子也。事後母甚孝，無衣無履，履霜挽車，母嘗取蜂去毒，繫自衣上。伯奇見之，進前欲為母去之，母大呼曰：伯奇牽我衣。吉甫以是見疑，伯奇不能雪，由是自死。雪洗明也。

蓋事難事之父母，方見人子之純孝，愛惡不當疑曲，直何敢較惡去聲。

中庸稱舜之大孝為何，蓋舜遭人倫之變，父頑母嚚，最為難事。舜能事之而底豫，他人實所難也。故曰事難事之父母，方見人子之純孝。夫大舜伯奇，申生雖皆不得父母我愛之心，而我之慕養父母之心，終身不衰，豈不謂之純孝乎。雖則槩言，亦兼此發。○孟子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晉公子重耳，遭驪姬譖，出居蒲，後姬又譖公來伐重耳，曰：君父之命不較，踰垣而定。

為子不孝，厥罪非輕。國有刀鋸，天有雷霆，噫，可不忍歟。孝經云：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故曰其罪

非輕。漢刑法志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續夷堅志。溫之吳公曰。有二惡少。欲謀生事。尚各有母在。欲假手於同謀者。互殺其母而後舉事。其主謀者名陳伍四。正在練店內烹飪。尚未得食。立於竈後。時有牧童。忽見文身之人。携錦皮簿書入門。恍惚先携小童出門外。霹靂一聲。五四頭巾穿破頂。上一竅穿透。靠壁而死。故道家有云。一聲霹靂震乾坤。專打凡夫不敬。

### 仁之忍第二十

仁者如射。不怨勝已。橫逆待我。自反而已。橫去聲。

孟子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言為仁者。如習射之人。必先正其心。直其體。而後發。矢其或不中正。鵠即不怨他人。能中正。鵠勝於已者。但自反責之於自己。則為仁由已者也。此孟子勉人為仁之語也。○孟子曰。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謂設若有人在於此。其待我也。以強暴不順之事。欺侮侵陵於我。則君子者。不彼之責。乃自反責於已身。我心必有不仁。必有無禮。不然如此。則此事何宜至於我哉。此孟子勉人反

身修省。仁者之事也。

夫子不切齒於桓魋之害。孟子不芥蒂於臧倉之毀。人

欲萬端。難滅天理。

帶都計切說文瓜當也芥蒂者言其細微也

趙岐曰。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子。魯臧倉毀隔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夫宋司馬向魋。出於桓公。故稱桓魋。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於大樹下。魋惡而伐其樹。孔子去之。故論語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之語。謂天既賦德於我。而難其柰我何。聖人度量不迫。待人雍容如此。臧倉魯平公嬖人。故孟子記魯平公將出見孟子。臧倉

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時即有益子弟子樂正子。名克者告孟子曰。克告於魯君。君以是來見也。有嬖人臧倉者阻君。是不果來也。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謂夫在己者有義。在天者有命。孟子乃修其在己者。聽其在天者。無纖芥留怨於心。蓋伐樹阻毀者。人欲也。修已聽天者。天理也。詳其所以。人欲豈能滅乎天理。○賈誼鵬鳥賦云。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芥蒂何足以疑。

彼以其暴。我以吾仁。齒剛易毀。舌柔獨存。

孟子引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此孟子引以對景丑氏曰。昔曾子言晉楚二大國。自用其富。我則自用其仁。言仁者豈肯詘於暴富者哉。○說苑常樅有疾。老子往問焉。常樅張口示老子曰。舌存乎。曰存。豈非以其軟邪。吾齒存乎。曰亡矣。豈非以其剛邪。常樅曰。天下事皆盡矣。蓋剛者比暴。柔者喻仁。剛者易壞。柔者獨存。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克己為仁。請服斯訓。噫。可不忍歟。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謂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矣。○魯論記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言若能克去己私。復還天理。即為仁矣。誠能一日如是。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言其效之甚速。夫子復告之。為仁之條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即默識其理。復言回雖不聰敏。請用力服斯言之訓也。

### 義之忍第二十一

義者宜也。以之制事。義所當為。雖死不避。義所當誅。雖親不庇。義所當舉。雖讐不棄。

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書仲虺之誥曰。以義制事。以



禮制心。言以義制事事得宜。以禮制心心得正。○西漢谷永成帝時為光祿大夫。上王音書曰。宜夙夜孳孳。執伊呂之強德。誅惡不避。親愛舉善不避。仇讐以章。至公立信四方。篤行三者。乃可以長堪重任。見谷永傳。○七書文韜太公對文王曰。所憎者有功必賞。所愛者有罪必罰。此以上數句。前言義之體。後言義之用也。體立則用行。乃為後數子張本云耳。

李篤忘家以救張儉。祈奚忘怨而進解狐。

東漢張儉被誣在黨中。靈帝建寧二年。復治鉤黨。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後流轉至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張儉負罪。豈得蔽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宜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遽伯玉耻獨為君子。足下如何專取仁義。篤曰。今欲分之。明廷載半去矣。欽嘆息而去。篤導儉出塞。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及黨禁解。儉乃得還鄉里。見本傳。明廷。猶言明府也。鉤黨者。鉤相牽引其類。誣證其罪。○左傳襄公三年。晉祈奚悼公時為中軍尉。請老致仕。悼公問誰可嗣。續其職。祈奚稱解狐。能堪其事。解狐乃祈奚讐也。君子謂祈奚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諂。復引商書曰。無

偏無黨。王道蕩蕩。祈奚之謂矣。○新序云。晉君問祈  
奚孰可使嗣。祈奚對曰。解狐可。君曰。非子之讐也。對  
曰。君問可。非問讐也。又曰。外舉不避仇讐。內舉不回  
親戚。

呂蒙不以鄉人干令而不戮。孔明不以愛客敗績而不  
誅。

三國呂蒙字子明。仕吳為偏將軍。孫權使蒙襲取江  
陵。蒙下令軍士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時麾下有一  
同郡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以為  
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

中震慄。道不拾遺。見本傳。及獻帝建安二十四年。鑑

○三國蜀諸葛亮字孔明。後主建興六年。亮使參軍

馬謖宿音督諸軍。與魏右將軍張郃戰於街亭。謖違

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被絕其汲道。  
郃大破之。亮乃收謖殺之。而自臨祭。為之流涕。撫其  
遺孤。恩若平生。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而文公喜。  
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  
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海分裂。兵  
交方始。若廢法。何用討賊邪。初。亮以謖才術過人。深  
加器異。昭烈臨終。謂亮曰。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

其察之亮未以為然。引謬參軍事。每與談論。自晝達夜。至是殺之。人謂馬謖素為亮所知。及敗軍流涕斬之。而恤其後。可謂為政無私矣。見本傳。後陳壽撰三國志。稱亮為政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誅。

泠向數泠魚之惡。實遺直也。石碯行石厚之戮。其滅親乎。

左傳昭公十四年。晉邢侯與雍子爭鄙田。久而無成。

久不決。士景伯如楚。景伯。獄官也。故稱士如楚。往楚

也。泠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命泠魚決舊獄。罪在

雍子。雍子納其女於泠魚。泠魚蔽罪於邢侯。邢侯怒。

殺泠魚。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泠向。泠向曰。三人

同罪。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鮒。泠魚名

也。鬻獄。賣法也。泠向。即羊舌肸也。泠魚之兄也。邢侯

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

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請從之。

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泠魚於市。仲尼曰。泠向古之

遺直也。治國制刑。三數泠魚之惡。不為未減。曰義也。

夫可謂直矣。史泠向傳稱泠向治國制刑。不隱於親。

曰義也。○左傳隱公三年。衛莊公子州吁。嬖人之子。

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碯諫曰。石碯。衛大夫。臣聞愛子教之義方。弗納于邪。公弗聽。碯之子厚。與州吁遊。四年。州吁弑桓公而自立。桓公亦莊公子。戴媽所生。時已立為桓公。至是為州吁所弑。未能和其民。石厚問定君於石子。因民不和。石厚問定立君於父石碯。石子曰。王覲為可。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碯使人告于陳曰。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圖之。陳人執之。衛人使右宰醜衛臣也殺州吁于濮。石碯使其宰孺羊肩殺厚于陳。君子曰。石碯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孺

奴侯切。羊肩石碯家臣也。碯音鵠。

當斷不斷。是為懦夫。勿行不義。勿殺不辜。噫。可不忍歟。懦夫者。柔弱者也。即魯論所以見義不為無勇者是也。南宋王僧綽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孟子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此公孫丑問伯夷伊尹。孔子三聖人之道。有同否。而孟子答之曰。若是行一件不義之事。殺一箇無罪之人。雖得天下。極尊極富。皆有所不為也。大槩以義為主。心之正也。

禮之忍第二十二

天理之節文。人心之檢制。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

祭當以敬為主。非一朝之可廢。

禮者聖人繼天立極。垂世之教。莫先於禮。因人心之固有。定為親疎之殺。上下等分。使傲者不得長。樂者不得極。毫髮莫之踰越。此君子恭敬持節。退讓以明禮。故曰。天理之節文。人心之檢制。○樂記曰。禮節民心。○魯論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答仲弓問仁之辭。大賓者非爵位之貴。即齒德之尊。皆禮所當敬。大祭者非郊社之禮。即禘嘗之義。亦皆禮所當敬者也。○孝經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曲禮曰。毋不敬。樂記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故曰。非一朝之可廢。

鉏麇屈於宣子之恭敬。漢兵弭於魯城之守禮。

弭綿婢

切說文弓無弦可以解紛者左傳兵可以弭即解散也

左傳宣公二年。晉靈公不君。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言晉靈公無君人之道。趙宣子名盾者諫公。

公怒使麇害之。

晨往寢戶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

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死。○漢高祖五年。天下悉定。獨魯不下。欲屠之。至城下。猶聞絃誦之聲。為其中禮義之國。為主死節。乃持

項羽頭示之。魯乃降。蓋守禮義者。能弭弛兵戈也。  
郭泰識茅容於避雨之時。晉臣知異缺於耕饁之際。  
于輒切。說文。餉。田也。

東漢茅容。字季偉。陳留人。年四十。耕於野。遇雨。與等  
輩避於樹下。衆皆夷踞。容獨危坐。愈恭。太原郭泰。字  
林宗。見而異之。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容殺雞為饌。  
林宗意為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飲。  
林宗起拜之。曰。卿賢哉。遠矣。郭林宗猶減三牲之具。  
以供賓旅。卿如此。乃我友也。勸令從學。卒以成德。見  
茅容傳。及桓帝。延熙七年。鑑危坐者。歛足坐。三牲之

具。乃供父母之饌具。經云。日用三牲。以養父母。日嚴

故也。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晉卻缺獲白狄子。初曰季  
使過異。見異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  
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  
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文公以為大夫。至  
是年。晉襄公以卻缺伐白狄之君。獲之。異。邑名。卻。姓。  
缺。名。缺。居異。故云。曰季。晉胥臣也。嘗奉使過異。邑。見  
缺耨耕田苗。其妻饁饋田飯。敬待有禮。故言於晉文  
公用之。

季路結纓於垂死。曾子易箒於將斃。噫。可不忍歟。  
斃。切。此

季路字子路。孔子弟子。左傳哀公十五年。衛太子蒯  
賁自戚入。戚地名。入衛也。逼孔悝於厠。強盟。遂劫

以登臺。使告季子。時子路為孔氏邑宰。孔悝衛大夫。

季子將入。門已閉矣。公孫敢門馬曰。守門者也。無入

為也。季子曰。求利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

難。有使者出。乃入。值使者出。開門。乃得入。太子聞之。

下石乞孟賈。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斷子路冠纓。子

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重整結冠而後死。石

乞孟賈。二人皆太子黨也。○記檀弓。曾子寢疾病。樂

正子春坐於床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

燭。童子曰。華而晬。大夫之篲與。曾子曰。斯季孫之賜

也。我未能易也。起而易之。曰。吾得正而斃焉。篲篲也。

華者。畫飾之美。晬者。節目平瑩也。蓋易去者。免其僭

分之禮。而得其正禮也。此子路曾子。垂死者。皆不敢

忘其禮。乃能垂教於後世。守禮者勉之。

### 智之忍第二十三

樛里鼃錯。俱稱智囊。一以滑稽而全。一以直義而亡。樛

丑居切

戰國秦樛里子。秦惠王弟。名疾。居樛里。故名。一稱秦

令。樛里疾。秦人號曰智囊。昭王七年。樛里子卒。葬於

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年。是當天子之宮。夾我。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樛里。見本傳。并國策。滑音骨。稽雞同。謂能骨亂異同也。○西漢鼂錯。潁川人。景帝為太子時。錯為家令。得幸。號為智囊。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初文帝時。吳王濞稱疾不朝。錯數言吳過可殺。文帝不忍。及景帝即位。錯曰。吳王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而禍小。不削反遲而禍大。又言楚趙有罪。削一郡。膠西有姦。削六縣。及削至。是七國同反。鼂錯素與袁盎不善。值上召問盎曰。計安出。盎對曰。愿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錯。盎曰。吳楚相遺書言賊人鼂錯。擅適諸侯。削奪其地。以故反。獨有斬鼂錯。復諸侯故地。兵可無血刃而罷。於是腰斬錯於東市。見本傳。及景帝三年。鑑史贊曰。錯之鎖才。智小謀大。禍如發機。先寇受害。

蓋人不可無智。用之太過。則怨集而禍至。故甯俞之智。仲尼稱美。智不如葵。鮑莊斷趾。

言大凡人不可以無智。謀若用之太過。則人皆怨之。而禍及其身。可不慎與。○甯俞即甯武子。衛卿也。魯



論孔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按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冬。晉會諸侯于溫。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衛侯不勝。執歸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餽焉。衛侯成公也。因殺其大夫元咺于角。及弟武升。而元咺訟之於諸侯。而衛成公理曲不勝。被晉之諸侯執歸于京師。王都。其甯俞親為供送衣食。僖公三十年。晉侯使醫衍醢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醢。不死。秋。乃釋衛侯得返國。○左傳。成公十七年。齊大夫慶克通於齊靈公母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於閔。閔音宏。巷門也。鮑莊見之。以其事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後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高無咎。鮑牽為齊處守。及還。將至。閉門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刑鮑牽。仲尼曰。鮑莊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言葵傾葉向日。能蔽其根。鮑氏不能危行。言孫以取刑足之禍。不逾年。慶克又為國佐所殺。國佐即國武子。鮑莊即鮑牽。并牙曾孫也。士會以三掩人於朝。而杖其子。聞一知十之顏回。隱於如愚而不試。噫。可不忍歟。

春秋士會。即范文子也。會子士燮。即范文子也。世為  
晉卿。國語范文子暮退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秦客  
瘦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吾知三馬。武子怒曰。大夫  
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以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  
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筭。註云。瘦隱也。隱伏譎  
之言。辭三馬者。謂能解其三事。委筭者。冠簪也。○顏  
回。字子淵。孔子弟子也。孔子嘗問於子貢曰。汝與回  
也孰愈。子貢對曰。賜也聞一以知二。回也聞一以知  
十。蓋顏子明睿所照。即始知終。上知之資。生知之亞  
也。又孔子嘗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  
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蓋顏子深潛純粹。故終日言。  
但見其不違。如愚人。及退。省其日用語默之間。皆足  
發明夫子之道。知其不愚。他日孔子又嘗托琴坐曰。  
子云。吾不試。故藝。此夫子謙言。我由不為世用。故得  
以習於藝。此蓋勉有知者。如愚為貴。不以術已為良  
也。

信之忍第二十四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尾生以死信而得名。解揚以  
承信而釋刳。

魯論記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復問。決

不得已而去之。於斯三者之中。何者可先去。而孔子  
答之。先言去兵。次言去食。復言自古皆有死。民無信  
不立。謂民以食為本。無食則死。然自古以來。孰無死  
者。且人為萬物之靈。若無信以自守。雖生何以立乎。  
不若死之為安。○莊子。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  
不來。水至不去。抱梁而死。梁。橋也。乃抱橋柱而死也。  
一作微生。戰國策。作尾生高。○解揚。晉大夫。左傳宣  
公十五年。楚圍宋。不解。宋告急於晉。晉使解揚如宋。  
報以晉悉起師來救宋。遇鄭人囚解揚。獻諸楚。楚厚  
賂解揚。使反其言。曰。晉不救宋。解揚不許。三強抑而  
許。登解揚以樓車。呼宋而告之。遂致晉君起兵救宋  
之命。不從楚賂之言。楚子將殺之。對曰。君能制命為  
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能載義而行之。為利。義無二信。  
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臣之許君。以成晉君  
之原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  
考。死又何求。楚舍之以歸。

范張不爽約於雞黍。魏侯不失信於田獵。

東漢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少遊大學。與汝南張  
劭。字元伯者友善。二人並告歸。式曰。後二年當還。過  
拜尊親。乃共刻約。至期九月十五日。劭白母殺雞吹

秦侯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何相信之審也。飭  
曰。巨卿信士。必不失期。至期果至。升堂拜飲。盡歡而  
別。式先為功曹。後遷荊州刺史。見范式傳。○戰國策。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且以飲酒樂。而天雨。文侯  
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君將焉往。文侯曰。  
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一會期哉。乃往。魏於是  
始強。

世有薄俗。口是心非。頰舌自動。肝膈不知。取怨之道。種  
禍之基。誑楚六里。勿效張儀。朝濟夕版。曲在晉師。噫。可  
不忍歟。

戰國策。秦惠王欲發齊。患楚與齊交善。使張儀往說  
楚王曰。王若閉關而絕齊。臣請使秦獻商於之地方  
六百里。楚懷王大悅。乃使勇士往罵齊。因使一將軍  
於秦受地。儀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懷王大怒。伐秦。  
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夫張儀所言。  
不謂之口是心非而何。○史楚世家。稱使勇士宋遺  
北辱齊王。張儀傳稱楚怒發兵擊秦。秦攻楚。殺楚將  
屈匄。遂取丹陽漢中之地。○左傳僖公三十年。晉侯  
秦伯圍鄭。鄭燭之武。鄭大夫也。夜縋而出。見秦伯曰。  
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焉用亡鄭以陪隣。言何用滅

鄭以益隣之晉也。隣之厚君之薄言。晉廣則秦小也。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夕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蓋晉惠公嘗為驪姬所譖。亡命在外。以河外焦瑕五城許秦。穆公求入。得立為惠公。後背約不與地。致秦怒來伐。惠公見執。是先時晉師朝濟河而歸晉。夕設版築以距秦。謂背秦賂惠如此之曲。至於招伐而見執。豈不是取怨之道。種禍之基者乎。聞者可警勉焉。又僖公二十八年。晉大夫先軫曰。背惠食言。以亢其讐。我曲楚直。

喜之忍第二十五

喜於問一得三。子禽見錄於魯論。喜於乘桴浮海。子路見誚於孔門。

魯論記孔子弟子姓陳。名亢。字子禽者。嘗問於孔子。子伯魚名鯉者曰。子亦有異聞乎。鯉對未也。復言孔子嘗獨立。鯉二次趨而過庭。而致孔子問。鯉曰。曾學詩。學禮否乎。鯉對未也。夫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鯉退。乃學詩禮。陳亢聞得斯言。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遠其子也。問一者。問伯魚。恐有異聞。得三者。得詩得禮之教。得聞聖人不偏愛於子也。○子路姓仲。名由。字子路。孔子弟子。魯

論記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桴筏也。材與裁同。此蓋孔子嘆道之不行。興浮海之嘆。皆假之辭。而子路以為實然。故喜。而夫子復呼而告之曰。無所取材。乃譏其不能裁度事理。故曰。見誚於孔門。三仕無喜。長者子文。沾沾自喜。為竇王孫。

魯論記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子文姓鬬。名穀。於菟。楚上卿執政者也。其人三登仕。為令尹之官。而喜不形於色。三罷其職。而愠怒之色。亦不形於外。此蓋寬大長者之度量。與夫患得患失者不同矣。按左傳。莊公三十年。鬬穀於菟為令尹。穀。奴走切。又僖公二十五年。楚以子文為令尹。○西漢竇嬰。字王孫。孝文皇后兄子也。武帝建元二年。封魏其侯。喜賓客。天下遊士皆歸之。時桃侯免相。太后數言嬰。帝曰。魏其沾沾自喜耳。多易。難以為相。遂不用。桃侯劉舍也。沾的協切。又他廉切。自喜兒。又輕薄兒。見本傳。多易。多輕易之行。皆本傳註。

捷至而喜。窺安石公輔之器。捧檄而喜。知毛義養親之志。捷疾葉切。說文。軍獲得也。檄。胡狄切。說文。二尺書也。

晉謝安。字安石。孝武時。錄尚書事。加太保。太元八年。

秦符堅入寇。安使兄子玄却之。大敗秦兵於淮淝。捷書至。安與客圍碁自若。客去。安入戶。過限喜甚。不覺履齒折。嘗隱會稽。與王逸少許詢支遁等遊。放情丘壑。時人目之有公輔之器。見本傳。○東漢毛義字少節。廬江人。家貧。以孝行稱。時有張奉者。慕其義。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為安陽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奉心內以義不當如此。故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後義母死。去官行服。後公車累徵。辟不起。奉乃嘆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故也。元和元年。章帝賜米一千斛。見本傳。

故量有淺深。氣有盈縮。易淺易盈。小人之腹。噫。可不忍歟。

謂夫人之度量志氣。秉習不同。含容弘大者為君子。褊淺縮小者為小人。若令尹子文之喜。不為爵祿而動。謝安毛義之喜。乃為君親而發。不謂之君子者乎。若竇嬰之沾沾。子路之遽喜。安可同語哉。所以孟子謂無本之人。如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可立而待。朱子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斯不謂之易淺易盈。小人之腹而何。覽者勉之。

勸忍百箴考註卷第一終

...

...

...

...

...

...

...

...

...





